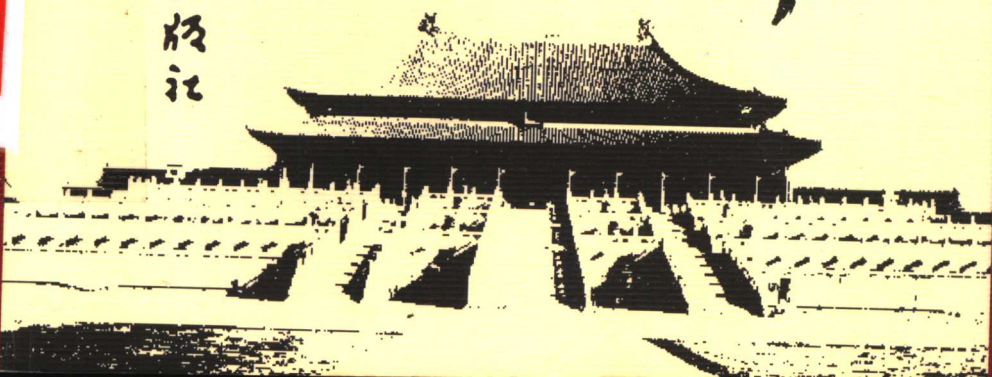


◆ 冯伟林 著

谁与历史同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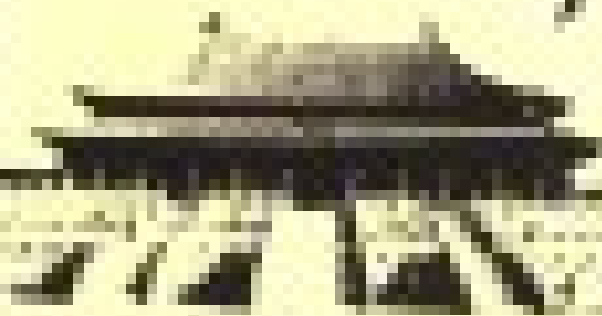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

中國通志

惟古歷史同行

中國通志



冯伟林 著

唯与历史同行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与历史同行/冯伟林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3.9

ISBN 7-5063-2788-0

I. 谁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7454 号

谁与历史同行

作者: 冯伟林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特约编辑: 陈 新

装帧设计: 陈 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1.75

插页: 6

版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4 年 2 月第 2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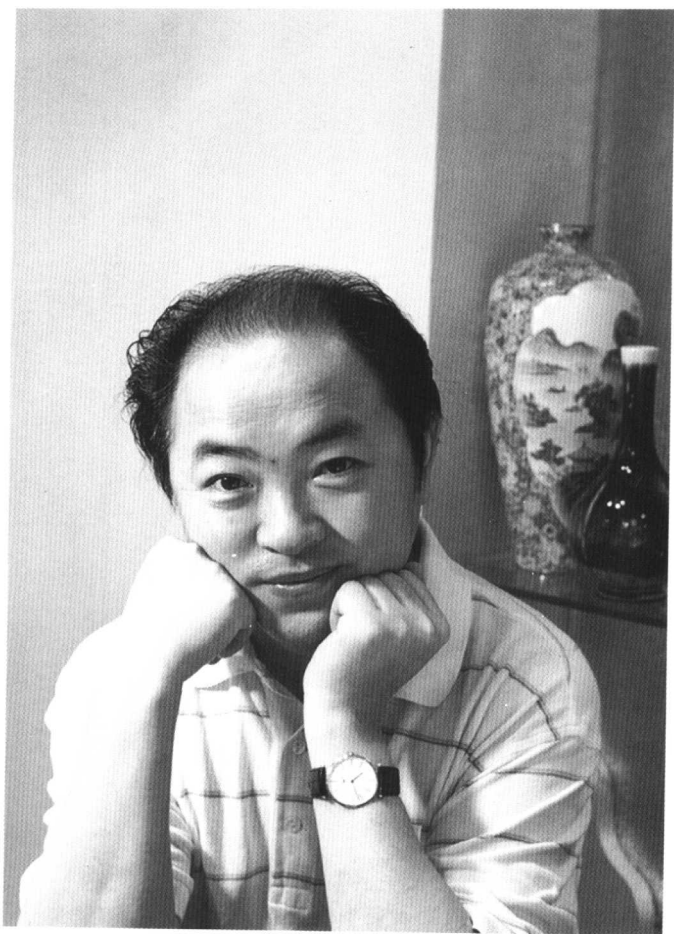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88-0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我们这时代，还有谁与历史同行？谁能与历史同行？谁在与历史同行？

重述历史是为阐述现在。亲爱的读者，你说呢？

冯伟林

目 录

序	3
引得春风度玉关	9
走出重围	32
贞观十七年	58
千年圣洁	83
人间聚散	106
生命的另一种形式	133
枝叶世界	153
长河落日	175
明月几时有	206
孤帆远影晚清来	231
浏阳河，弯过了几道湾	267
亲近长沙	296
王安石之死	332
跋	361
后 记	367

序

李国文

我十分信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看法：

一，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于本国已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

二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

三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，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



点，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。

读冯伟林的《谁与历史同行》这部书，我马上感受到的，就是贯穿这部书中，在他笔下所流溢出来的钱穆先生所说的“温情与敬意”。可以说，这位作家以虔诚礼敬之心，悲悯恕谅之意，温馨纾解之情，契合融通之感，使作为读者的我，随着他的笔锋游转，徜徉于中国历史的长廊，重温古典，复归传统，再现昨天，如晤故人，那种阅读愉快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就这部书而言，阅读也是一次难忘的心灵旅程。有一种于河汉无垠，苍穹浩渺的历史中神游的飞翔感，很令一个已经难能激动的老者，为之雀跃。因为，读书人（尤其著书人）都有这样的体会，读到一本正是你期待着的书，读到一本是你想像中那个样子的书，如遇知音的惊喜，如遇知己的兴奋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

因为，他所着眼的历史上的人和事，其中颇有一些，正是我曾经关注，或者打算关注的写作对象。当然，历史是一个永远新鲜的话题，从来不怕后人多费笔墨。也是一道永不衰败的风景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都会美不胜收的。作为同道，他怎么想的，怎么看的，怎么写的，倘若我也要动笔

的话，可能的开局谋篇，可能的构思立意，两相碰撞，迸出火花，既有如琢如磨的启示，也有如砥如砺的教益，自然收获不小。

于是，读罢掩卷，回味过去，确是一部有分量的书。

可以这样说，《谁与历史同行》是近年来涌现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中，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；而写这部书的冯伟林，也是近年来涌现在文坛的中坚力量中间，一个相当出色的作家。我认为他在作品中所形成的创作风格，是其人其文，双双出色的主要原因。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，不知其个人风格如何道起；有的作家，哪怕写得不多，但只消出手，读其行文特色，也大略可知非他莫属。

冯伟林的“风格”，是他美文中的“气”或者“气势”，与史料中的“识”或者“胆识”，硬碰硬的坚实基础，加之他对于前人，特别是对于同乡先贤的那种“温情与敬意”，伴随于写作的全过程，这一点，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在他笔下出现的贾谊、魏征、范仲淹、周敦颐、陆游、郑板桥、左宗棠、陶澍、郭嵩焘、魏源……作家不是拿他们榨出油水自肥，大捞钞票，更不是拿他们当招牌自炫，谬托传人，尤其不是拿他们当古董，以一知半解的浅薄，搔首弄姿的卖弄，志大



才疏的浮夸，三文不值两文的滥情，为敲门砖，为垫脚石，达到自我膨胀的目的。

这也许就是当今历史散文，历史小说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，始终振作不起来的弊端所在。老实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文字记载的能够连贯起来的历史，以中国为最久远，也是以中国为最丰富。史料不难挖掘，你想要什么，几乎就可以有什么。史识不难生发，你想说什么，几乎就可以写什么。但是，对于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这一份真挚，这一份深情，却不是那些妄自菲薄的虚无主义者，那些厚今薄古的荡涤“四旧”者，那些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者所能拥有的。历史在他们眼里，只是一块破抹布而已。而那些戏说历史，胡编乱演者，或帝王将相的传奇小说，或宫闱后妃的影视剧集，则更等而下之了，简直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。历史成了他们的俎上肉，任由宰割，这种在物质社会中文人的堕落，对于历史的亵渎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。

冯伟林出现在这一领域里，其独立特行，不任人俯仰，不随波逐流，努力营造自己的天地，以其个人风格的历史散文，别树一帜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我记得鲁迅在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（四）》里说过：“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，指示着将来的命运。”如果

按他所说，过去所读到的历史：“只因为涂饰太厚，废话太多，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。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，只看到点点的碎影。”是旧时史官摆架子的结果。那么今天，我们所读到的被商品化扭曲了的历史，如此不择手段，如此大量炮制，则是当代文人向钞票看齐的可悲又可鄙的行为了。

尽管，历史不可能装载全部细节，但是，通过冯伟林的书，人们应该明白，鼎峙着中国文化传统的脊梁，以及他们的正义，正气，正人君子的正大光明，还是应该在后人的脑海里，留出一点空间来存储这些不该遗忘、不容歪曲的信息。否则，在这条生生不息的长河中，曾经涌动过的那些忠奸、善恶、美丑、好坏的各式人物，也就无法进行比较了。否则，也难以理解炎黄子孙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长达五千年之久了。

所以我珍视这部《谁与历史同行》，因为作家在写历史的同时，想到了现代；写前人的同时，联系着今人。他所描绘的每一个高大形象，都具有过去和现在的可比度。在他笔下亮相的人物，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，是融进了他自己感同身受的体会，注入了他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感色彩，说到底，那些古人，何尝不是这位当代作家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、忧患意识的载体



呢？何尝不是他人生搏击途程中的一幅幅焦距改变了的缩影呢？

古人，永远是故纸堆里的古人了，所有写古人的，无不在心目中有今人在。

从他恣肆酣畅，情致盎然的文字；从他心定意闲，从容不迫的笔墨，对于前人的表述，往事的反思之中；对于不胜唏嘘，慷慨当歌的抒怀之中；对于壮志未酬，英雄扼腕的悲情之中；对于国是日非，江河直下的哀惜之中；对于在这块土地上，正直的人想做成一件事之难，而小人想搞坏一件事之易，那无可奈何的嗟叹之中；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爱之迷茫，生之艰难，居之不易，行之趑趄的生命道路上，无法把握个人命运的歌哭之中……我读出来这位作家，写的虽然是与历史的沟通，与古人的对话，其实每一个字，都具有可感知的，可触摸的，可印证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。

一部书，能够引起思索，能够产生联想，能够使人探求，能够得到启示，达到这样的阅读效果，我想，作家的努力也就不枉费了。

真为朋友迈出这样成功的一步，感到高兴。

李国文，《小说选刊》原主编，新时期著名现实主义作家。



引得春风度玉关

——左宗棠之死

—
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7月27日清晨，七十四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。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。他一死，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，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？

接到丧折后，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，“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，言犹在耳，可左宗棠说走就走了。走了也好！这个汉人太强硬，太无拘束，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。但态还是要表的，要不然还会有谁愿为朝廷去卖命呢？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：追赠左宗棠为太傅，恩谥“文襄”，赏治丧银三千两。



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，福州暴雨倾盆，忽听一声劈雷，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，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。老百姓说，左宗棠死了，此乃天意，要毁我长城。

左宗棠死了，左公行辕标着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字样的灯笼，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，沉重的死亡气息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这盏盏白灯，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。这是一个奋起抗争、抵御外侮的时代，左宗棠是中流砥柱。而拥有“二等恪靖侯、东阁大学士、太子太保、一等轻骑都尉、赏穿黄马褂、两江总督、南洋通商事务大臣”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，这个风光了一生的男人，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法国人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在攻占台湾岛，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。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，发出了“渡海杀贼”的动员令。左宗棠一死，便群龙无首了。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，知道他是雄狮。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，个个是狮子；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，个个就成了羊。

英国人松了一口气。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“华人与狗，不许入内”的牌子，左宗棠发现，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、逮捕人犯。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，身穿黄马褂，头戴宝石顶

戴，三眼花翎，手执鹅扇，面容饱满，威严无比。只要他进入租界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，外国兵警执鞭清道。左宗棠死了，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。

俄国人松了一口气。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，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，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，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，“壮士长歌，不复以出塞为苦”，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。左宗棠一死，中国少了一个硬骨头。

李鸿章松了口气。一个月前，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《中法会订越南条约》，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，莫名其妙地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，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。左宗棠领衔反对，说“对中国而言，十个法国将军，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”，还说：“李鸿章误尽苍生，将落个千古骂名。”全国舆论哗然，群情激愤，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。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，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，杀鸡给猴看。指使亲信潘鼎新、刘铭传等陷害“恪靖定边军”首领王德榜、台湾兵备道刘璈，将他们充军流放。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，眼看就要翻过案来，左宗棠死了，好了，一了百了，主战派的旗帜倒了，躲在京城李鸿章面对



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他再也不用顾忌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，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。

死，对于死者来说，是结束。但对活着的人，是一种绝望的痛苦。大清的中兴重臣，林则徐、曾国藩……一个一个地死了，茫茫九州，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？大清气数尽矣。

也好。左宗棠死了，有人幸灾乐祸，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，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。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，是爱国者，在民族危亡时刻，拍案而起，挺身而出，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。你要保家卫国，他要侵城掠地，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，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，他们怎么会惧怕他呢？中国历史上，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，铁腕收复大片国土？张骞关山万里，沟通西域；苏武饮血茹毛，威武不屈；班超投笔从戎，西戎不敢过天山；祖逖闻鸡起舞，击楫中流；史可法慷慨殉国，魂傍梅花……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，是仰天长啸的悲壮，是可歌可泣的精神，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，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——收复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，给后人留下任我